**《重新认识课堂》 读书摘录**

**发言对象的选择**

课堂教学过程中，教师提出问题，学生经过思考后纷纷举手，教师指定其中一名学生发言，这样的场景比比皆是。

　　指定学生发言，是一种常态的课堂教学组织形式。那么，为什么教师指定的是这名学生而不是那名学生？教师对答问对象的选择，是基于什么考虑的呢？

　　就此问题，我采访了30多位各个学科的教师，其中，有走上讲台才一年的青年教师，也有教龄接近40年的老教师。通过访谈得知，他们在指定学生发言时，一般基于以下考虑：\*\*，根据问题的难易程度选择不同层次的学生作答。比较简单的问题，选择成绩暂时落后的学生作答；比较难的问题，选择成绩比较优秀的学生作答。第二，对少数内向、不爱主动发言的学生，通过指定发言，让他们参与课堂活动。第三，对注意力不够集中的学生，通过指定发言，起到督促、提醒的作用。看来，教师指定学生发言，是遵循了一定的规则的。当然，这样的规则，是每位教师“自定义”的，但又有一些相同的地方。这好似一种“潜规则”，大家平时并没有明说，但心知肚明。那学生是否认同教师的这些规则呢？

　　我想起了一段教学经历。当时我带的是六年级的一个班。一天放学后，我收到学生焦芙蓉发给我的短信。\*\*条短信的内容是：“贲老师，为什么上课的时候不请我发言？！明明郑嫣然没举手，你却请她发言。你深深地伤害了我幼小的心灵。”**（“你深深地伤害了我幼小的心灵”这句话，在当时的班上是有“典故”的，这是一名男生的口头禅。）**过了一会儿，又收到焦芙蓉发给我的第二条短信：“为什么你一而再，再而三这样？！机会是争取来的，为什么我争取了，你也不给我机会？！”每条短信后面都附了4个“哭脸”。我回复了短信，并约好第二天与她交流。

　　第二天，焦芙蓉毫不留情地指出：我在课堂上对她的举手熟视无睹，那些不举手的同学反而常常有发言的机会。我向她解释为何在课上常常不请她发言：她很优秀，于是老师把更多的发言机会给了学习困难一些的学生。

　　焦芙蓉所说的的确是事实。**我在课堂上，对学习比较困难的学生特别“照顾”，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发言机会，而学习优秀的学生常常被“冷落”，其所得到的发言机会要少一些。学习优秀的学生的发言，往往由于其所思所想与其他学生（尤其是学习困难学生）的差距过大而难以被他们所理解，所以，教师常常把学习优秀的学生的发言要求搁置一边。**差异是一种教学资源，但过大的差异，也许难以成为教学资源。我知道，焦芙蓉讲完之后，班上大多数学生可能都云里雾里，只有她自己清清楚楚。于是，我只能一次又一次“粗暴”地无视她发言的要求，“剥夺”她言说的机会。

　　尽管我的想法有一定的合理性，我也向焦芙蓉做了解释，但焦芙蓉未全部认可、接纳我的“规则”。交流结束后，焦芙蓉依然嘟囔着“不公平”。

教师指定学生发言，照顾学习困难的学生是有必要的。但对像焦芙蓉这样得不到发言机会的学生而言，这也是一种“伤害”。怎么办？我和学生商定了新的规则：在课堂上，如果有一些想法未能表达出来，下课后可以直接对老师说，也可以以书面形式告诉老师。这也算“课内不足课外补”吧。

**一路走来的贲老师**

一路走来，意味着路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，永远向前，永不停步。这是一种理念，而且这种理念已成了友林的信念，这种信念已化为永远向前的行动。当然，这也是一种意志、毅力，一种奋斗精神。读后记，读整本书，似乎看到了一个身影，那么坚定，脚踏实地，一步一个脚印。这样的品质，让友林走到了一个新境界。

　　一路走来，意味着走向成功。成功只能自己定义。一路走来的人，一路向前的人，才可能收获成功。一如尼采所言，我们新的荣耀不在所来之处，而在将要前往的地方。友林友情提醒我们，以往的成功只能说明过去，而将要前往的地方才会有新的成功在等待我们。友林是用自己的脚步、自己的刻苦去定义成功的。他的脚下有尺度，有价值力量的支撑。

　　一路走来，意味着已走了一程又一程，已有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。但是友林深知，路上的一个个里程碑，从来没少一个，从来没跳过一个，一个个里程碑串起的是成功之路、探究体验之旅。武术界有句古话，说得特精辟：“初学三年，天下去得；再学三年，寸步难行。”何意？是越学越难，是越学越有新的挑战，如黑格尔所言，“熟知并非真知”。也许，前三年获得的是熟知，而后三年获得的是真知。还可以这么去理解，熟知只是初步，但有人以为初步就是全部，而只有真知才能真正有突破、有新的超越，否则寸步难行。课堂不正是这样的吗？至此，对那句“三年站稳讲台”的话，还得反思。于是，友林提出“重新认识课堂”。友林不知道走过多少个“三年”了，但他仍然一路走来。“重新认识课堂”正是友林的真知。

　　一路走来，意味着理性的提升。对理性大家有多种理解和解释，我很认同哲学上对理性的理解：它是思想的结晶，是对问题的根本理解。数学是非常理性的，数学教学需要帮助学生进行理性思考，提升其理性水平。中国传统文化给理性以热烈而真诚的情感关怀，传统文化要求教师以美的方式开展数学教学，教会学生逻辑思维、抽象思维、空间想象、模型建构等，让数学课堂有温度，让思维有美丽陪伴。梁漱溟先生有句话说得非常精彩，“中国人的理性，就是多‘而有情’三个字”。友林的数学课堂向来就有这三个字。假若你把书的目录从头至尾看一遍，做个适当的梳理，你一定会真切地感受到友林的数学课堂总是“理性而有情”的；假若你把全书读完，还会更深切地体认到友林对学生、对课堂的“有情”。友林的数学课堂是美好的。

一路走来，这回友林走到了一个新境界：重新认识课堂。我们也许会说，谁还不认识课堂啊！我们每天“泡”在课堂里，怎能不认识而感到陌生呢？其实不然。用法国哲学家莫兰的话来说，教学中常常有“黑洞”存在，比如知识传授中就有七个“黑洞”。“黑洞”是怎么产生的？莫兰指出，它来自对基本问题的忽略和错误理解。友林也有这样的提问，他说：“一路走来，我们又是如何认识课堂的呢？为何面对课堂常识，我们常常不识？是什么蒙蔽了我们的双眼？为什么我们在课堂中实践但失却了自己的思考？”他还说，“重新认识课堂，不能停滞于发现课堂中的问题，也不是懊悔自己课堂的不足，而是以积极的态度，在批判中建设，敞开胸怀面向未来”，洞见课堂，“原来如此”，“原来并非如此”。说得真好！

**贲老师自己的课堂课堂**

“如果一位教师不上课，还是教师吗？如果一位教师不好好上课，上不好课，那算是怎样的教师呢？其实，这都是常识性的问题。或许我们没有常常去认识，也就变得‘不识’，即忘记了常识。” 2018 年上半年，当我得知被评为国家“万人计划”教学名师时，我在教学手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。我以为，教师的生命、价值与意义，都在课堂中。课堂的质量，影响甚至决定教师教育生活的质量。

教师，每天在课堂中行走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我们的课堂是否“重复着昨天的故事”？一路走来，我们又是如何认识课堂的呢？为何面对课堂常识，我们常常不识？是什么蒙蔽了我们的双眼？为什么我们在课堂中实践但失却了自己的思考？每天走进课堂的时候，我们内心怀有怎样的情感与期待？十几年前读过陶志琼等翻译的《透视课堂》一书，其序言中的一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：“课堂，一个平常、普通而又神秘莫测的地方；课堂，一个充满了众多生灵喜怒哀乐的地方；课堂，一些人一心向往而另一些人又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方；课堂，一个既严肃又活泼的地方；课堂，一个既可远观欣赏又可近观理解，但就是‘不可亵玩’的地方！”

无论是他人的课堂，还是自己的课堂，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“不满”以及“不安”，总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做一些改变。白岩松的“东西联大”校训是“与其抱怨，不如改变；想要改变，必须行动”。而我以为，在教育教学实践中，没有思考的行动，是茫然、盲目，甚至是危险的。改变，应落实到行动中；行动，应与思考相伴。改变课堂，我们首先要发现课堂中的问题，思考、辨析这些问题。

我在观摩他人课堂的过程中发现问题。虽然我们知道，看别人，要尽可能发现优点，但我以为，如果发现了缺点，也不必回避。真正的好朋友，是可以直言对方不足的。当然，从他人的不足中，我们容易发现自身存在的相似的问题。正如观摩他人课堂时，如何记录，为何记录，如何评价，这些都成为我重新认识课堂的话题。正如书中所写：“听课，是为了在观察中研究、发现问题，改进自己和他人的实践。研究听课记录，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自己认识课堂、理解教学。我们所记录的课堂，并非蓝本，而是镜子。人是社会化的存在，人的成长离不开他人。做听课记录，能让我们的课堂与他人的课堂积极互动起来，让我们的想法、做法与他人的想法、做法‘互联’起来。”

我在反省自身实践的过程中发现问题。上课，我们是否痛苦过？是否得意过？总有一些让自己扼腕或刻骨铭心的教学片段时不时地在脑海中浮现。有时，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痛苦，因为我在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在课堂中的所做所思。让自己感觉到痛，需要自省，更需要自觉。后来，我发现，这是一种伴随生命拔节生长的痛，它让我更清醒地认识自己，发现自身的不足，发现自己成长的空间。